

料和考证，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更使人惊奇的发现，同时也会得到这些细节和当时的以及后来的社会背景的关系。不过这将取决于相关历史档案的继续挖掘和解密，如日本外务省和侵华日军的旧档案等。究竟由于年代久远，个人回忆会和当时真正的史实有一些区别。例如，《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中说第七届中英庚款考试的报名人数是384人。这和《钱伟长传》中说的“报名人数超过了3000人”就有很大出入。同样，笔者在本文中描述了自己对当时的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推测，可能也会有误。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以待进一步的史料的披露和考证。

总之，当年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们的出国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一波三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带着出国的行李箱，冒着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多次往返在滇越铁路上，并带着挫败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打道回府的情景。这些磨难一定加剧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报效祖国的决心。1940年8月份，当他们终于站在轮船甲板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时，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对即将开始的求学之路的期待和将来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做贡献的坚定信念。

（转自《科学文化评论》，2021年01期，有删节）

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

——几位清华人在天津的抗日故事

○卞僧慧（1946届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爱国志士利用英、法两国在天津租界的特殊地位，在界内进行抗敌活动。当时在英租界有两处，一处是在戈登道13号路（今和平区湖北路13号）的天津清华同学会；一处是在海光寺道74号路西南侧，宝士徒道2号路与文赛道63号路之间（即今和平区西康路西南侧，营口道与汉阳道之间的宝华油漆厂）。叶企孙以清华同学会为据点，联系当地名流，动员清华教师、学生筹集物资，支援熊大缜在冀中的抗日活动。林风在姚依林、叶企孙领导和安排下，住在同学会，以宝华油漆厂为据点，制造炸药，输送至冀中军区。了解叶企孙和林风在英租界活动情况者不多，我谨以己所知，略叙如下。

叶企孙教授在卢沟桥事变后，于1937年8月14日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及物理系助教熊大缜同车由北平到天津。当时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远在南京，学校具体迁移步骤急待决定，水陆交通唯赖从大沽口搭轮船南下。于是先由陈岱孙南下，询问究竟，叶企孙暂留天津以便联络。随后，叶企孙遂主持清华天津临时办事处工作，原教务处汪健君先生助之，地址在英租界天津清华同学会内。至冬清华迁校事已成尾声，而叶企孙身染副伤寒病，后来又得膀胱炎滞留天津，协助工作的熊大缜亦暂随照顾。



叶企孙

这时，原北平辅仁大学助教张珍（中共地下党员）回冀中开展救亡工作，后又遵照上级指示回到北平动员爱国知识分子支援冀中抗战。张珍找到辅仁老同学孙鲁，他因患气胸病，需定期到协和治疗，不能前往。1938年春节，孙鲁回天津家时见到清华同学熊大缜，谈到冀中抗日形势，问熊是否愿去。熊大缜早由叶企孙安排赴德留学，并准备结婚，虽愿往但未去。及商请老师表示先急国难，因事关抗日，叶企孙没有劝阻。不久，熊大缜由孙鲁陪同与张珍交代的接头人北平西长老会教堂黄浩长老联系。黄浩长老安排熊大缜去了冀中，时间是1938年3月前后。

熊大缜，江西南昌人，生于上海，1931年秋由北平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他聪明敏捷，钻研不懈。当时华北危急，叶企孙考虑到国防的需要，分配学生进修，各有侧重，指导熊大缜以红外照相为学士论文课题。熊先生从物理系借到一架照相机和洗印放大设备，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照相馆。因经营有方，所获盈利还清借债，还为系里设计装备了当时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供老师和同学冲洗进口的光谱照相胶片之用。熊大缜终于凭借所学到的化学知识和冲洗经

验，摸索出对红外光敏感的感光材料化学成分，得以制出红外胶片。他用自制胶片站在学校气象台顶上，拍下20公里外的西山夜景；又到香山鬼见愁山顶拍下清华大学和北平城的夜景。1935年在叶企孙指导下，完成了大学毕业论文《红外光照相术》后，就任本系助教，并住在叶先生家中。叶先生本来计划要他赴德深造，继续红外技术的研究。

二

熊大缜到冀中后，先任冀中军区印刷厂厂长，后来军区供给部部长空缺，由熊大缜继任。熊大缜即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

当时，冀中军区抗战人才及物资很缺乏，急需火药、枪械、医疗、短波通信等资材。熊大缜派刘维（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生）到天津向叶企孙求援，时间是1938年5月初。叶先生带他去见开滦矿务总局总务部长王崇植。王崇植是清华留美的津贴生，冀中制造炸药的原料主要就靠王崇植的帮助而获得。那时冀中制造炸药曾利用缴获的一批氯酸钾代替土硝，在屋顶翻晒时竟连人带房子都炸飞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严仁荫在1934年做试验时，曾因氯酸钾爆炸炸伤眼睛住院多日。



熊大缜

1938年端午节（6月2日）熊大缜来津，叶企孙同他去见王崇植。通过王崇植认识了王绥青（王若僖）。王若僖原为天津电报局局长。装配无线电收报机所需零件，主要靠王若僖协助获得。

在天津秘密制造炸药的地方，是清华大学留美同学梅县人杨锦魁开设的宝华油漆厂。本来是要清华大学化学系汪德熙在这里工作，后来汪德熙要到冀中去，就由林风接替。

汪德熙化名汪怀常，以天主教传教士身份到了冀中，熊大缜筹划的技术研究社得以成立。初仅有汪德熙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另外有几位战士。后来有燕京大学物理学研究生李度（化名张方）、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化名门本中），清华大学学生李维（化名李广信）和清华大学教师胡大佛来参加研究社工作。阎裕昌、李维、胡大佛都是叶企孙派遣到冀中工作的。

张方原在北平上中学，属进步学生，毕业后入齐鲁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后正值卢沟桥事变，即一心参加八路军。因无门路，寒假后考取燕京大学研究生。及原中学同学朱南华（化名李猛，在他之前先到冀中任供应部秘书长）来信招他前往却没有接上头。在1938年暑假末，刘维桢（后化名刘云）忽来燕京找他。刘原在齐鲁大学是比他低一级的进步女同学，这时通过她家住同院的一位清华学生，找到“八路军冀中军区供给部”的关系，问他去不去。于是他们一行5人（其中2人是协和医院的职工郎林和军陶瑞，一人姓徐，曾任报社编辑）到了冀中，找到李猛。

阎裕昌原是清华物理系工友，颇得原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梅贻琦赏识。及叶企



阎裕昌

孙主持系务，打破旧习，特提拔为仪器管理员，在课堂上协助教师做物理实验，受到同学的尊重。阎裕昌家贫体弱，不幸身染肺病重病，绵延数年，并传染给17岁的长子。叶企孙为他一家求医问药，并周济家用，还资助其二子魁元和魁恒，在中学学习。及日军侵入清华园，阎裕昌受命保护物理系设备，曾设法联络校内工人，将科学馆内藏的贵重放射镭秘密运至家中转运天津，后运到昆明，得免日军掠劫。叶企孙因阎裕昌技艺超群，特派往冀中。他按叶企孙指示，找到在燕京进修物理的清华物理系毕业生葛庭燧，要求他利用燕京大学的掩护为冀中搞一些关键器材，如电子管和无线电元件；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科技书刊；介绍科技人员去冀中工作，并希望他能到那里看看，了解当地的情况和要求。后来，葛庭燧扮成牧师由叶企孙的另一位秘密交通员、清华生物系练习生（即实验员）张瑞清引导，在1938年11月到了冀中军区，见到担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他参加了技术研究社的工作约半个多月又回到燕京。葛庭燧回燕京大学后一年里，张瑞清多次在夜里来找他，提出应办的事，取走他提供的物品和资料。1940年6、7月间，葛庭燧离开天津到了昆明。阎裕昌则于1942年5月8日遭日军残害。

三

林风是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黄子卿教授。卢沟桥事变后，林风借燕京大学化学系继续毕业论文实验。1938年暑假前，常和他谈论时局形势的燕大地下党员陈洁打算介绍林风去见一个重要人物，并要他等信。过几天陈洁来信，要林风在7月初去天津英租界13号路13号天津清华同学会住下，晚间有人去找，切记不要错过。林风在白天到了同学会，先见了叶企孙。他在清华做研究生时，曾选读过叶企孙的课，还曾几次应约到叶企孙家单独谈话。叶企孙虽为清华理学院院长，却以极为平易的态度问他学习和论文实验进展情况和计划，问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给林风留下深刻的印象。林风汇报说：毕业论文已做完，论文也写完并寄给昆明黄子卿一份，自己也想到昆明去。叶企孙说：“昆明可以去，但现在那里是一片混乱，到那里也做不了什么事，不如留下来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准备介绍林风去冀中军区熊大缜那里工作。林风因为和陈洁已经有约在先，来天津就为接头，只好说：“容我想一想。”天黑后，果然有人来找。一见，才知道是清华化学系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姚问他有何打算，他就把叶企孙的意见说了。当时汪德熙正要到冀中去，林风就接替汪到宝华油漆厂制造炸药。当时为了预防引起他人注意和特务跟踪，必须不断改变路线。据林风回忆：“宝华油漆厂就在汉阳道附近（好像是以北）西康路西边路边，离英、法租界交界马路不远处。”杨锦魁为该厂经理，总揽一切，工人各有专责。林风来厂做炸药，



林风

特别嘱咐不要跟工人多说话，工人也不知林风来干什么。所用原料、药品、用具等都由杨锦魁代办，费用由林风从叶企孙供给的钱支付。林风独自工作，他用大搪瓷锅做炸药，还得时时防止发生事故。他把制成的TNT炸药做成肥皂条状，和肥皂混装在肥皂箱里，分批秘密运往冀中军区。林风又购买大量的硝酸铵、硝酸钾、氯酸钾等当作化肥运出，可和TNT混在一起以增加炸药量。

林风在开始工作大约两个月里，每隔一两个星期，姚依林就在晚间来看他，询问工作情况。林风详细报告进展情况，并征求姚依林的意见。姚依林总是赞许。后来姚依林去晋察冀边区了。

林风经常和叶企孙在一起。叶企孙在支援冀中抗战动用不少款项，据统计有：从清华大学留守基金中拨出10000元，从清华大学成府小学建校基金中动用18000元。

四

叶企孙南下过香港，为筹款支援冀中抗战，曾请蔡元培作函介绍访见宋庆龄。及至内地，仍为冀中抗战呼吁，在1939年1月1日出版的《今日评论》第1卷

第1期上，曾以“唐士”之名（意谓“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发表《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一文，简述离天津前河北省的抗战形势，对国共联合抗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河北省任中央委派的省主席鹿钟麟的“重大任务就是统一游击队的指挥，要设法避免不需要的自己间的小冲突”“应有几位有新式训练、有远大眼光的幕僚”。认为鹿钟麟“太不考虑到实在情形之办法”，硬要吕正操将军“让出他所艰苦创造出来的”冀中地区是“难以实行”的。还指出“在全国抗战期间，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及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叶企孙还为在抗战中已做出很大成绩的冀中区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他说：

“冀中区有平津各大学的学生、毕业生及教职员数十人在那里工作。至今还急需技术人才去参加工作，尤其是能做炸药的化学者，能在内地兴办小工业的化学者及工程师、兵工技师、无线电技师、各种工匠、医生、看护士、能管理银行的专家，及能计划如何统制输入与输出的专家。有志参加这些工作者可无须顾虑到旅途的艰难。”

叶企孙先生10月离津后，林风仍在宝华厂继续工作。入冬以后，杨锦魁对林风说：“再也买不到（炸药）原料了。”林风把未运走的成品依旧设法运到冀中，做炸药的事只得停止。过了几天，熊大缜秘密来津，要求林风采购大批炸药原料运到冀中去，然后人也到冀中去制造炸药，因为这些进口原料在天津已经买不到了。熊大缜又要求协助采购印刷解放区钞票的纸张、油墨、印刷机器等等。熊大缜走后不久，林风独自在天津坚持工作，偕同冀中

派来的一个姓翟的选购大批印制钞票的材料和机器等，陆续运往冀中。

1939年春节前，林风得知叶企孙在津时从冀中派来搞秘密运输的人被日本宪兵逮捕，此人知道天津清华同学会地址。为防备日军搜查，林风把熊大缜历次来信烧了。3月的一天早晨，英租界巡捕领着日本宪兵前来搜查，翻出林风用英文写的毕业论文副本，问是什么。林说：“是我的毕业论文，我就是为写这篇论文才住在这里的。”宪兵又指着论文中实验设备的照片上用真空管做的扩大器说：“这又是什么？”林告诉他那是论文实验用的设备。宪兵不信，又看不懂，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英租界巡捕把林风和在耀华学校教地理的清华毕业生刘迪生带到工部局，到下午才放出来。

在这次搜查的前几天，冀中派人来找林风，说熊大缜等已转移到平汉铁路西面去了，上边派他来和林风一起在天津采购军火。林风试向外商洋行探询，毫无结果；遂借与路费，建议来人去香港与英美洋行商洽。后来林风在北平遇此人，得知香港之行也无结果。

1939年5、6月间，姓翟的回到冀中。林风7月初去了北平，设法到游击区去。

林风正在北平等待机会，不料游击区有人到天津，落入中学同学汉奸的圈套中，被日本宪兵逮捕，供出了林风，林风在北平被捕，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放。林风后任石油化工研究院副院长。

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为冀中的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在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